

江戸繁昌記

五六合本

840
合3
1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江戸繁昌記 6巻』 請求記号 840-13

ガラス使用

江戸繁昌記

五篇

840
6
13



天保七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五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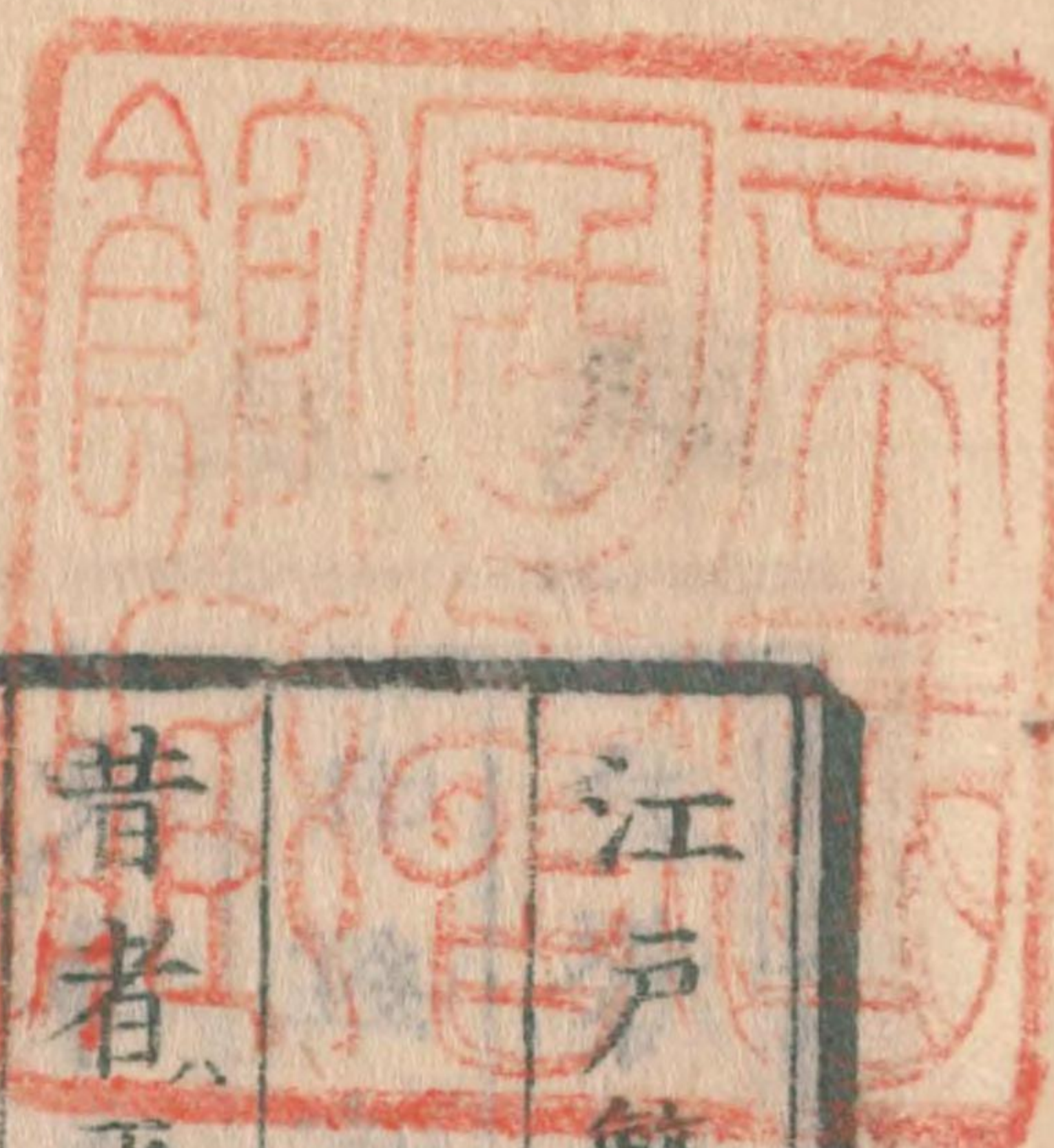
江戸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五篇

靜軒居士著

昔者平氏也源氏也北條氏足利氏其相代盛當時孰不謂繁昌莫過焉平氏焉知有源氏之盛北條氏焉知有足利氏之繁昌何也無有一人記之思其人皆將俟其極而記之而其世遂向式微所以無記歟嗚呼四氏又焉知今之盛至乎三百年之久而更益繁昌可謂古無比矣想二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繁昌莫過焉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古無比何復無有記之蓋人俟其極然耶天俟其人然耶何不記宜記



根岸信輔氏寄贈

根岸信輔氏委託本



予謂今之盛將歷千百年而繁昌無窮矣俟焉
乎記然而我豈天所俟其人哉則後之讀者將有
於斯文而有感於斯人而謂記之不如無記與

千住

落月嘶山雞聲催曉店烟未揚橋霜始白早聞
之音擔歌之聲驚殘夢喚懶眠驛樓上客割愛待
妓道尚早請且徐々恐怕那小塚原犬客道今復孰
畏淨土寺外更新葺法華堂賽報趁夜香火薰曉今
日經宗之盛延及這地寂莫之野化做鬧土要亦江
戶繁昌之餘波但比感應寺不足言聞否那築廣大

去秋作基時分幾万善男女隨喜信心執役運土不
日功成始知不庶民子來之虛語兒女狂顛並裁新
衣飄紅揮紫鬪豪競奢祭禮節一般光景也像妓道
聞々未知其地在何方客道雜司谷鬼子母神之西
不上半里距妙法寺數里而遠三刹頡頏可想他日
繁昌妓道怎生這等盛昌全出祖師妙德去歲此方
閑帳帝釋也翻天覆地客道真箇翻天具具連中朝賽
趁曉打鉦打鼓攪人家眠吐々古怪信心歸依大抵
有度我亦為他攪殺每晚安眠不得一夜怒氣激費
把桶水望那鼓聲潑々賤送還被那髮忿嚷煩大家

累名主騷擾一會妓道君宗門何客道累世淨土新
宗是也如我親鸞上人德更高功更廣那東西御堂
通兩都並壯麗他宗少見誠知功德之驗每歲御講
時分天必牢晴可仰功德無天所謂御講日和是也
妓氣色頗甚不佳道去窗欲白客出此銀子道留
充使用妓推辭不肯受道無用勿為客道今日忽然
妓道去勿為除非要收君須改宗旨客始曉其
意道南車阿口中急更道南車妙
飯熟酒炉烟足箇驛店裏一面祖席衆位圍坐
盃酒始下筵中一位先生肩軒席次一人執盃朝進

壽且歌曰賢君以義兮取先生先生任道行先生以
學兮取顯榮賢君卑礼迎千載一遇兮道義合君臣
一揆兮德政明堯舜之君兮堯舜之氓梧桐兮將茂
鳳凰將鳴先生喜色可掬道所謂業精于勤勉哉諸
兄不佞原來魯鈍豈如兄等有才有識但是務讀書
精力過人蓋纔有之以此有今日何幸為鎗一本之
主辱粟九百之俸錦衣晝行輕肥婦鄉憶起青年筆
耕擔飢時分一碗夜發蕎麥麵待喫欠錢况百錢局妓
或偶獲錢四文一合薄酒一合直僕射大臣賤店內客飲榻大駭安
脚垂一脚其樣甚似伺前
所置捏像大臣
俗因有此語青列從事爭奈到臍時酒已數行一友人大

醉特洗一大白毒以為別道經天緯地濟世救民才
識如此學問如此世其有幾可惜屈兄大學就這小
祿然仕依義多少何算祿庶幾兄使其君為堯是期
、庶幾正風化俗是望、一草一木勿偏於窮
理村學良知良能勿陷於野狐禪學勿為祖徠學之
粗漏勿為箇齋學之偏固考證勿局訓詁勿泥勿內
虛文而外實行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四書研究石祿
永終

士卒排列喝道啓行大國某侯朝覲參府是也双
箱耀金長槍揮毛弓矢張武鳥鉤揚威濟々撒々照

步止齊公擁節在輿扈從之士蜂簇護輿幾箇大臣
騎從殿之金鞍朱纓又驪又駱虎韞豹橐又檠又戟
人物之壯武具之美存軍國之典刑為清世之黼黻
令嚴不囂只聞人馬之行声却是多少從臣有忠有
倭人心不同如面目一箇異思一人肚裏想道水
漫山跋經歷千里雖太平世豈無不虞之畏公喪魚
恙從者不痛今日只今無事入都祝、何喜如之今
晚上館今夜安眠真箇肩上海卸却箇重大擔來却
惠又在繁華內紛雜送日劍也十分試不得馬也十
分馳不得嘆、又是一年閑却此好日子一人腹中

暗算道今日何等好辰壯健到着身入劇地奇觀妙
遊明日為初又撒興又暢鬱口將飽甘美眼將眩佳
麗妙快獨恨不追着假宅時節僕每不幸來
後去先半生未掌一喫割床風味想起前番知音那
貨無恙逃火否當時臨別痛哭言折指俟信他極貞
實決非假哭決非偽淚雲想衣花想容知使他每日
斷腸今日只今汝情卽至汝良人來要是真要花不
復假計應他卜筮偕會言知近忽聞美馨襲鼻看時
看鱧店濃烟輕走薰香益嚴古語所謂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他暗吞涎道是亦江戸

香明日須嘗矣都俗呼鱧炙謂之蒲燒割有法燻有
巧淺用美酒染用自醬炙割之妙酒醬之美田舎所
無因題曰江戸前今乃江戸前之行到處湧烟其香
極佳遠人所以呼做江戸香

千住有一大橋即曰大橋橋地曰上宿橋南曰下宿
由下宿至山谷間人戸中斷一面田野所謂小塚原
是也官用此閑原為刑場重罪大犯戸以鳴其罪
因建淨土寺且置露石地藏佛使厲鬼有依念佛之
声常不絕香火之烟日夜薰德刑並流可不仰哉
去歲隣淨土寺更設法華寺乃都人繁賽原野改觀

今不復荒涼也。下宿人戶稠密繁華。歲加郭內為準。亦有所謂寄者。于晝于夜交番演伎。一個會樓。今番揭落語牌。聽者疊有。一位伎人。坐下高床。警一聲說。起道。看官且聽。近今法華宗之盛。眼前那一寺亦數。在新蓋中。却怪落成來。每夜五更時分。向那兩刹間。一夥六字一夥七字。妙号並顯靈。兩陣相接。吶喊爭。鏡木魚之聲震天。錫杖之响裂地。苦戰例至曉止。只是今日經風之競。且六之。与七。我寡不敵。淨軍漸困。那地藏佛欲勸解息兵。然元來石身重大甚難周旋。方便不得投錫嘆息。於是淨家計議將去。增上寺借。

援兵却思道途遠絕。比援至軍或潰。不如乞之總淺寺。權屈一。極危急則箇一靈道。台家原來朝念題目。夕唱念佛如錯。遣題目來。猶何為我用。却是利害不如往。總淺寺。他是禪宗原不立文字。決不立異同。於六七之間。乞之。必應衆議。一決一靈衝圍徑走。總淺寺。參大和尚。案下。九拜拈香。告訴道。兩家交兵難奈。衆寡不敵。我軍屢困。一利之念佛危將陷。無間地獄。伏請鄰寺之好。借數字極急。那時大和尚微笑。着拂一拂。道些少作用。何惜一字。却是佛法無多。子我門原來一物沒有。請辭去。勿復費饒舌。喝。

坐哄笑撫手道新奇

淨土寺後邊有一所化場繁昌之餘烟不_レ死日火幾
多屍夜火起烟朝風吹灰今日則面向院明日則永
代寺何寺何院皆轉送於此便亦從錢之多少上下
其燬方錢多則連棺為灰因謂其_レ所曰別火屋少則
直火屍火屋內劊地作壙深可尺廣恰容人身中藉
巨薪以待買火者日影已斜有人送尸數箇旗人從
棺入屋管火問姓名受棺置之壙側忽着一脚揚處
棺木破碎急抽尸投新上抽時遲那時早把薦掩之
方纔吹火謝送客出去明日旗人趁曉收骨可憐一

塊血肉只是數寸反温使用著拾骨粉碎一掬盛之
小壺皆道乾_レ淨_レ結果得好豈於人心無較乎我
亦欲此乾_レ且既如此地獄雖有極樂雖有連可攀
可陷之手足既已無有於我安心_レ
梟得水上一箇凶首面青黑又如眠又如晒數箇管
照乞兒警備守木一人走淨土寺香火灰掠一把線
杳來傳火食烟說道聞去冬鈴森_{在品}之梟觀者傾都
那方遠近屠沽莫不得餘贏豈不亦繁昌都之事希
有_レ不思今世猶看此梟今番仙字一件何甚似
前番仙字樣子奇談_レ可仰官公正明斷刑一

人、千万人慶、小人貶斥、君子愈顯、實吾輩萬民之幸、
福祝、快、世人常言、乞兒、以賤我曹、却是他、
暗夜乞食、孰若我、白日乞食、何殿樣、可殿樣、
而不如乞兒乎、好笑、聞初、那忠臣臨刑、晴天暴陰、疾、
風飛石、怒雷劈水、便是彼、著了、感通、必然、豈可、
畏而戒、但看原頭、紙幟搖、標出撥、人漸、前來、
後馬上、細縛、一箇、妙年美人、正是、雪約、梅花、兩虐、海、
棠、看時、一雙、淚雨、滴、落、五花、鬚、束、鎖、眉、埋、腮、又、羞、入、
咽、馬子、把手、巾、替他、拭、淚、獄卒、數名、前後、隨從、檢、吏、
跨、馬、儼、威、押、之、觀、者、雜、道、爭、先、趨、着、那、美人、將、就、刑、

方纔、矯、眉、轉、睛、秋、戲、說、起、道、君、等、且、聽、聞、人、將、死、其、
言、善、臨、死、一、言、請、煩、君、等、轉、說、奉、勸、普、世、間、嫩、娘、
奴、一、念、錯、了、迷、魂、顛、倒、不、待、以、母、之、命、媒、酌、之、言、待、
奔、無、路、戀、之、極、妄、意、弄、火、犯、這、般、重、罪、昊、天、之、罰、
爭、奈、逃、得、不、孝、之、責、懊、悔、無、及、要、平、生、痴、情、好、觀、演、
伎、徒、愛、倡、優、婀娜、欲、人、悅、已、塗、抹、要、他、羨、我、治、良、誨、
淫、聖、訓、不、奉、以、此、致、之、以、此、至、是、不、獨、娘、等、宜、以、奴、
為、鑒、抱、兒、人、家、更、須、鑒、照、君、等、幸、不、責、奴、前、途、見、憐、
頻、死、善、心、請、一、句、念、佛、教、奴、免、万、劫、苦、惱、說、畢、泣、下、
万、人、一、口、南、半、之、聲、震、動、千、住、來、

原上茶店數客啜茶吹烟皆道可惜今日火罪人嬌
面冶態看杜若若一樣分寸不差想他父母如何為
心何等痛傷何等苦楚一客待選錢去摸索腰間道
晦氣也為那拐子施伎茶婆問道無被掠多少銀子
客道賤佩不足惜錢也些少一客道小可也先刻驗
抽懷袋幸早覺悟那輩大膽向刑場猶為這等衣食
客道要也繁華中之物都會何方保無之嘗讀擔暴
雜記云都門繁會之地偷子拐子有非意計呀及者
六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
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

執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
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
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号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歐辱弗怨
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即坐杏車一書生行其
旁而美相顧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
知也方回顧女即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
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
即口忽為小刀劃破小可當時拊案言何其彼此相
似之甚此方大都通邑亦皆有此伎為生而江戶則

最甚嘗聞之道路其使双剪佩謂之巾着剪空手向
進抽衣中物謂之違按施伎於違行之際也初立人
後伺之遂繞出前下手於其間謂之立大抵甲剪傳
乙丙抽送丁相助為之乃或獲其人物則已逃倒受
之罵或一人而掠走謂之飛以其飛走也揮刀劫奪
謂之度須按國語恒訓媪度須即其略以恒奪也且
其隱語紙曰楂志夾袋曰大腰袋曰茄子烟管曰鉄
鉋又曰伽追豐馬按楂志者楂志奪沙夢之略夾之
懷抱也大者以受用之大也茄子鉄鉋以象言之而
伽追豐馬者偽謬轉其音也衆客皆道君何等博識

不讓繁昌記作者客含笑道纔好讀書何說博識然
豈儂那曹鄙儒以為乃願則學孔子一客道近日
街上見一儂父為拐兒吸眼我往彼來肩纔摩儂父
便覺被抽然不觀其手就辭曰緊要文字挾在中伏
請憐察完璧銀子從命拐笑曰汝得非錯認乎我豈
敢儂曰憐之拐曰猶疑乎便解衣披示之而吸奪之
袋挾在尻邊禪紐處爾時衆既環之儂曰果然我死
因泣下辭氣愿款誠意動人拐亦不忍欺之曰拜伏
乞之於天我敢為完儂即泥首而袋早自天墮拐微
吟披衆去

品川

品川者江戸之咽喉也為天下第一之巨港為東海
五十三驛之初程繁會可知矣御殿山櫻春而遊人
如湧海晏寺楓秋而邀客如織泉岳寺香火四時風
薰牛坊車輪早晚塵起如來寺之高敞眺望魂飛東
海寺之幽邃閑吟神遊宿播森立爭江下猫妓館稠
密奪岸起樓風蘭露簾又宜納涼又宜賞月七月則
拜月八月則玩月並為一大佳節當夜妓樓鬧
雜固也高輪在品川也十八里間遊人傾堵六月則天王祭
鼓譟神輿入海壯觀可想南而酒樓之大者曰三

間茶屋北而茶店之小者曰八山ハツヤマ茶屋其間屠沽之
多不勝算數也六七月之交都人例賽畠山大山二
神神遊行並由此乃送往迎來雜道比常不翅三倍予
嘗戲作品川竹枝原一百首今缺十餘首標繁昌云
友人蘭汀波多野氏亦賦品川竹枝詞題曰江上漁
吟令予序今茲壽梓世人如要盡品川風月之情其
集盡焉非如予詩無風趣也

御殿山櫻

櫻花開遍簇晴空一坐春山枕海東奇絕無人不道
畫紅雲方映白帆風

一擲千金拉妓遊，三杯好耐洗春愁。山頭因試花前，
醉早約江樓觀月秋。

如來寺櫻

車馬紛紛瞻載馳，櫻花映出碧浮屠。如來也合拭慈
眼，西土斯花一本無。

海晏寺楓

一從楓樹染新霜，多少遊人趣夕陽。古寺秋深却閉
門，晚風無地著荒涼。

泉岳寺四十七義塚

香火百年今尚鮮，貫虹義烈日爭懸。如將義塚比疑

冢，唯數英雄，奸賊非。

東海寺

纔入山門禪味清，風塵不似世營營。西來意屬東江
上，滿院松濤物外情。

妓館

万里茫洋水接天，泊橋爭繫碧樓邊。此間也有西施
住，送了吳船迎越船。
浪拍前灣，樓影漂去來之船。去來潮向娘，嬌養黃郎
慣，更向身邊下鐵船。

二十六夜

世

天等更深益爽涼露簾捲盡醉風觴一擲共倚兩般
意客遲月升娘遲郎

十五夜

此地中秋作福天絃歌如海酒如泉
世間今夜十分月七八分都在品川
岸々潮回浪漾金万棧遊客豁胸襟
高歌深酌醒還醉自月升時到月沈
三世凭欄誓夫婦嫦娥脉々海之東
只期比翼翔天上思聽孤身走月中

天王祭

似把江舟陸地推金奩顛倒碧瀾披阿妹
休言身世苦天神沈海不無時

八山下茶婢

鶯聲燕語小神仙說水談風度妙年一啜
茶湯豈解渴兒郎与擲百文錢

三間茶屋

例唱陽関三疊歌一盃送別意如何不知日
坐幾行客酒暈渾和淚暈多

富山賽客

欣喜阿誰不面閑旅裝無恙自山回酒亭早
已迎人

滿撫掌先呼軟脚盃

牛坊牛車

牛坊、裏万斯、牛無復、田家藝尾頭、太平氣象繁昌、
畫米鹽緩挽、駕梁輈

赤穗諸士、復君仇、或有火、可議然節義之所、在、可不
貴哉、乃世俗皆是之、然世儒多非之、揣摩巧論、唱和
毀之、予嘗竊憤焉、今茲泉岳寺、開帳陳其遺物、為靈
觀也、賽客殊羣、可見人心感激、存于今、今會者、會記、及
其遺墳、因論此、附之、未知我果是耶、彼果非耶、然苟
貴節義、我甘心、於讀者、序為俗論焉、嗚呼、與儂而不

貴節、寧俗而貴義也耳

傳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言不及君者、以資事之敬
其道一也、是以居其喪、斬衰一之、其就養、左右一之、
弑君弑父、其罪同之、以道之一、然矣、國家復讎之
禁、官代之誅之、亦不使之共戴天也、庶人或犯、
官蓋以殺人者死之法處之、不以不孝不忠、罰雖則
被刑、其為孝為忠者、猶有為君父死於人、事不出於
一、或因傷而死、或受辱、以裁斃於其藥、陷於其讒、死
有差別、然死由出乎彼、則死怨皆一之於此而已矣
曷、共天而立世也哉、凡為臣子者、唯知有其君父而

已兄之仇不反兵情之亟急心之亟激不暇於較死
之差別顧國之法禁者有焉亦聽諸士復讎乎吉良
氏亦唯知其君而已可不謂之忠義之士乎哉
官益以忠義自盡賜之而世以忠義感激仰之而儒
者異論多不與之要不過於欲立異見以抗俗耳世
有從唱其說者謂予曰官賜侯死其刑過當諸士
且背城一戰而死反報怨於吉良氏是不知死怨也
予應之曰侯不忍小忿妨大禮刺私怨干公朝官
便照法賜死或過當不出其範圍諸士欲有憾豈其
死怨乎官以法處其君父然為臣子者舉屈怨於

官 國家之制法不立于世也侯固當死矣然其
死由出乎吉良氏則死怨焉非死怨如據城拒命復
益累君耳曰如原其死由於侯不重幣以請其指
揮亦自我爾侯生事於私然諸士從之可謂繼其私
曰幣之不厚有司之吝不過侯不周車之過已使侯
不忍於私者則本吉良氏之私吝指揮於不腆以激
之也侯死出乎此諸士之怨將何之如論其主豫讓
亦非義士也曰弄凶器破國憲擅殺朝臣曰不共戴
之讎唯見其死仰已何暇顧焉曰振徒結黨緩謀
之洵為之輩不發露亦幸讎不先死亦幸也曰同

藩忠義之士其志誰不同已欲立而立人不得不與
之共且彼重門備難敢死養士不得不緩謀之不
得不洵為之車脫質死法已讎儻死自裁已成否
天也我盡吾心焉也耳曰良雄者國之大臣輔翼之
道不能格君心之非諸前且使侯忘社稷龜玉毀積
其責安逃曰常理固然矣然以此推之殷之三仁亦
非仁也縱令良雄等不免前責處變甘死歲寒後凋
猶忠也矣猶義也矣曰志既得矣宜自裁猶歸命干
官其心謂忠義有名幸免死即得爵祿如拾芥死
未晚也豈非假義濟慾者歟曰事濟矣 國憲於是

乎始首謂死者一也庶幾此類是義士歟以為義士
以慾擬之抑鄙矣小人度君子也耳嗟夫 官賜之
自盡蓋與其忠也不則刑堂服梟天授之機會蓋與
其義也不則志應不遂道理必有人情必然通天下
咸感激仰之然迂儒曲學悖情戾理橫議妄論 國
巧論挫敗善類亦徼以為知者孔子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迂儒何反弗思甚也

深川繁昌狹斜為最曰土橋曰中町新地云石場云
併橋下裳繼鷲坊凡七町更細算之橋下有表裏之

差石場有新古之別至妓院之數不知上幾千戶其
間自有盛衰吐氣互寄聞昔者土橋為盛今則運於
中町新地漸屬冷索石場却向熱鬧然其運畢竟不
外出以今較昔還是為一大繁昌一刻豪遊萬金車
或手輸其間可謂盛矣深川之俗原來與吉原及娼
家聽客拉妓出乃每歲元旦刈崎拜旭之遊為第一
番詳于大平志龜井戶之梅墨田川之雪佃嶋狼烟西國納
涼莫弗往焉莫弗醉焉吉原則色為重威嚴為貴繡
衣畫裳粧色欲濃深川則藝為重洒落為貴淺脂薄
粉飾樣欲淡初篇所謂墨水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

花似深川妓即是乃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一人兼備
拜為上頭其既色為重便別畜歌妓不許賣色他為
色者執鞭藝為重雖則色藝有別然其實兩賣他為
二者結襪是以人之鬻子於深川而契立文色亦證
賣藝亦證賣因俗謂之二枚證文吉原以在北方謂
之北里深川以在東南謂之辰巳北里則客就妓樓
辰巳則聘之酒樓樓上作成者北曰若者並用男子
南曰輕子並用女子誘客為以者北呼茶屋南呼船
宿以舟行之便也然而船宿散居乃潮退則不能舟
者往有之客猶就謀而船主陸送遂侍佐興可謂

亦使舵于酒席間

中町街尾花亭之樓上一席高筵水陸並陳絲竹競起財主坐中央白虹吐氣大鼓帶謂之大鼓按鼓舞佐歡之謂輕子左陪

右侍秉色媚意貢戲獻諛但是坐間只覺春光暖身外誰知秋意寒樓外箇敵陋小住破窗紙古小屏障風傾軒瓦碎大盤受雨一俏郎沈疴始起鷄骨為瘦亂鬆如蓬岑寂無聊擁衾坐下聞得外邊駟屐聲圓滑送响一娼妓張跑來手快推戶慌忙上前對郎問道朝來如何果益佳麼即應道勿復煩念慮元氣則全復但踈慵為僻猶懶健起休怪千恩万謝

斷絃復續枯骨再肉他百般使用區處万端何以報之何日償之妓道呵呀王昌做道言夫婦扶持世間通義休說報休題償怎這等費閑思不怕鬱悶釀病今日晴和宜火梳洗必定快活便抽取自家頭上金櫛立即脊後輕梳去病髮易脫鬢半上櫛妓暗追想当初吾即揮霍撒豪那時一呵氣飛鳥也墜使太鼓醫者奉履令輕子女流結襪何思一旦父親嗔怒猛被譴責單身出門爾來親族也尺信不問交遊也一錢不通難耐那太鼓輩着施倒戈不復以大將稱題以窮鬼目以痴漢妓感傷不堪一滴感淚向郎

襟上揮落將來恰聞前樓上唱一首月中行道是
寶鸞開匣月團皎潔水光寒鴛鴦照影顧相看
交頸狎輕翰一毛猶愛即餘血捐不得亂鬢膏乾
窮愁為病骨如刊不覺淚闌干

妓向懷抱摸出碎銀子交付即道一兩充數日使用
四銖元管家婆備錢就裏二銖換錢為乞藥脚錢一
番百文也支八箇日如別有事須急走書分付停當
方纔拈管吸烟前樓興酣財主凭闌奇傲千銀萬金
拋為纏頭幫等從傍勸道大將醉矣官醉矣散步江
邊拾興則箇遂擁簇財主下梯恰好三月上巳測崎

之瀕潮退殊遠遊客陸續人影載路財主跟耀豪
耀奢幫間喋々撒嘲撒謔不則數里早出江濱看時
長天縹渺絲霞黯沈神遊魂飛人々豁醉潮涸海如
滌舟膠楫如樹兒女欣欣褰裳走沙遠遠拾蜆那邊
掠蛤飲天喜地獲金玉一樣為思財主大叫快活顧
幫等道掠此種米幫等應道不敢々々財主道好々
急叫從者捧一錦囊來便一把抓出銀兩潑散兩
拋幫等怎敢住著脚頭得並向泥沙土烟走爭先這
邊攬黃那邊撈白我擠汝奪和泥和沙顛倒一會女
兒拾貝光景也像財主手麾叫声來々々恰好沙嘴

樓內、福戶始發、叫衆幫、新浴更、衣早看、排下一面酒
桌、飛白、倒帶猜拳、爭籌飲、至日落、掃興出門、看時看
汝頭潮回、江天一碧、遠岫已低、恍影欲無、水禽尋棲
漁舟漾火、一彎新月、遙懸於品川之天、財主東扶西
倒、步、助醉、汝哦我嘯、早謀過土橋、來橋西箇、一大
酒樓、曰平清、深川烹家中之巨擘、財主怎肯空過、去
叫衆、闌入樓內、幾箇使婢並美麗、並非巧清、聲呼應
接客、掌席者、財主至、一齊嗑頭、唱箇肥喏、揀一所華
潔高樓、前導、下榻、又酒又肉、紛々送來、又杯又盤、整
々捧至、嬌模嬌樣、圍繞撒媚、酒器並珍異、莫不古怪

下物通奇、味莫不精妙、教人眩眼、教人落頰、財主更
使豪、又叫幾位粉頭、至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
燭高燒、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態欺簾前之物、財
主終日連飲、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一般粉
頭引前、幫間推後、蜂擁下樓、時夜已深、四天靜寂、只
是犬声相和、財主抖擻精神、道那箇自今陪我長夜
之飲、皆道敢、遂向東風菴、驀進、聞之、東風石橋二
亭接客、便且雖深夜、亦不謝、雖拂曉、亦不辭、且聽其
流連、連一旬、不敢謝、俟二旬、不敢辭、一種別樣、妓樓
當下衆客、小呼大叫、一齊並拳、打門、正是奇兵衆、暗

夜襲敵營他應聲起閨門受客準備停當輅取不謀
燭光射客煌如白晝口未動手未撫快送熱羹快下
温酒於戲自非斯繁昌都天下何處住斯妙樓自非
斯太平世人間何人弄斯遊

三伏苦熱人正眠不得時十分爽涼我方快活欲羽
新地江樓是也每歲至夏官照例放烽恰直新地
之前面治不忌乱不虞講警响震百里烈威四海火
術之精妙今不讓異域豈不昭代大盛事哉發放
有期海之一面遊舫競聚濱之方接觀者爭候彈絲
調竹低唱淺酌把戰場光景為遊境奇觀於戲太平

之民也哉客凭着風攔涼酌取觀粉頭陪話笑語紛
雜猛响得連声火光冲天客指着道砲家那烟謂之
彩雲那火謂之虹蜺這稱黃龍這稱赤龍呼羣鳥呼
双玉曰玉連星是也曰水晶連是也往來火即是三
段發即是紫雲黃雲赤雲其他云辨識細說且道其流曰扶
桑曰武衛曰森重曰荻野曰何曰何遂援筆次放翁
觀烽詩韻云

忽聞霹靂聲連放烽火戰紅光灼碧天煌燭認人面
玉宇開明都雲衢入赤縣月黑大星零海明龍燈見
續紛空中花發揮巖下電堪誇太平民尊酒開襟噉

歌吹起水中遊舫萃若箭豎唯震馮夷應驚廣寒殿
客更賦數詩寫其景餘已出于太平志
近日入市偶購深川集者國歌也俳體也蓋亦竹枝
詞也予不鮮為國歌然讀之稍覺有趣因鈔數首附
為深川風月之態亦可以考

葛廬

賦歌峨波廼奈賀禮乃須會能宇架連孀都比廼餘
類勢夜伊通玖南琬良武
福麻呂
布奈存古廼真玖良南羅閉天賦加賀波能阿曾比

破喜也九廼可寺越巨曾登礼

鐵雞

万古登奈志斗比刀尼伊波留々美增津良喜支也
勺仁南左解毛不加賀波廼左登

銀雞

美阿賀利乎志天豫父紀夜苦波多遠耶馬廼古呂
能宇知母不加雅半乃嗟妬

抄餘率意戲和一首可為國歌乎可為俳體乎可為
竹枝詞乎不自知也我且羨和汝亦妄聽

麻年嘉類々媪爬奈伽野登乃奈那鉗麻樂追由廼

南植雞毛不加賀波濃阿岐

東北諸列之船運米柴漕魚鹽又膏又炭舢舨相啣
皆達深川亦繁也亦昌也一帆船順風趁潮快走如
箭船內幾箇行客雜話紛々一客向小猴指着他一
舢道那行舢恁那樣快小猴道何說快他是原來繫
得不動客道如然猶曷快猴道何容疑是係我船快
客笑道去秋究理先生來言人智之幾一世進一世
一歲進一歲今日比之百年前發明不啻倍徙宜矣
小猴難哄且那先說之日居其平常不動世衆運拱
之船之理推之或然利足客製在野道實然々々如使

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樣宜向後邊曳中一大餘光佐
原客亦在野道我鄉亦信他說多初聞他大言自說吾是
日本之忠臣可謂楠氏之後身如教為僧即是弘法
大師亦善詩亦善歌又解梵字又解蘭字徂徠也本
居也何足掛牙我想是也窮措大瞞人套語及見其
人却是箇老實人家始知他打這般大話誘後學方
便遂聽其講如龐迪我刺私亞利斯多游子六黃周
道等爭論地動樣子說得妙々真如見當時桐生客
在上道其說通日月五星一箇皆為世衆就中日衆
謂之天照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且晝夜也沒

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界須守五常行仁義
江戸客剪他句道繁昌記所謂上方役者其人想是
其說謊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江
戸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烏玉兔欲生
日與無若為焉此外没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
女做引在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鎌屋溝舟師
指點岸上笑道這方深川那方本所樂國即是官等
速上

本所

本所亦狹斜之窠穴曰常盤坊曰松井坊曰何曰何

佳麗互競繁會交達長岡坊云吉岡坊云何云何云
是則極賤貨品流屬下等此種賤品古号局肆今謂
之切肆藩籬設郭巷道四達道甚狹繞容通二人遊
客踟躕恰入洞穴一房棲一貨房內窄亦容坐二人
飲也於是眠也於是背後隔紙障主家住妻孥不止
言語相通上耳連鮮帶脫衣窓一宰一糶一糶之
氣息了上手朝雲暮雨楚夢幾番一日高買算教
不違

叫過一声放歌宛轉柔棟妓聽取惶忙起身捉声嬌
挑一會遂引戸扱声一嫌少年手中鼻頰悄張過

早被老妓一把摠住，少年喫一驚，待一力脫身去，妓怎爭敢放鬆，抱撲棄命，拽上快手，閉戶撲地投鑰。正是：點眉陷穢，碎痴墮蛛網。妓含笑，道：「此可是閑汝帶路？」引香，雙手摸他懷，探出一索肉，帖錢道：「好，不依分說，把他打翻。」少年喫第二驚，仰天，聲不得，妓便跨得下鞭，間壁有客，余酒，令肉呼，蕎麵喚，煨薯，主婆小鬟並口侍，食客醉氣漸湧，一發撒豪，拋餅金為纏頭。婆鬟喫驚，想道：「千古椿車，一生沒有，今歲何等福分，遇着這般纏頭喜，歡，弄摩得，掌生，執起去障後發包。」

何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百文錢。

人間世，賤命之末，奈貧也，有等富也，有等貴也，無極賤也，無極鈞是，女郎也，同是賣色也，然而等差雲泥貴賤，特異。上曰晝三，下曰夜發。上往，下間上之上下之下，不可勝算，教也。然如其情，則豈二之哉。上下各有敵其樂者，一也是世，所以有夜發。自古言夜發，至晝三，不買徧，則未足稱真知風情者也。蓋或然矣。本西吉田坊者，夜發之窠，粉粧趁晚，四出鬻色，初篇所謂有物呼人，若泣若訴者，是也。且以其為下之下，故老妓流落擔，惡疾者，猶守故轍，以送餘生。今則不然，青年妙齡，頗有姿色者，往，有之亦出於命末，奈

欽幕天席地倚木作房懸下薦箔繞遮傍觀他倚箔
呼喚求售可憐双袖帶霜夜使人動淒惻之情可憐
粉面照月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似局妓扯住力賣
不像上頭矜色張威然而人之無情人之好事觀近
迫面揭起行燈品鼻評口喝粉采紅客衝入然尚傍
觀不動作者譬之小廝作成管天交接一霎時客來
客去雲烟過眼不比犬兒幹好事移刻聞之一野客
要買初番便設一法趁早入那廬內候焉候間自以
為此策新奇世孰出之使他喫一驚且足以示我慙
懃何思他至唱箇大喏道謝今晚著鞭趁早如法

其人喫驚暗想道世間不無人矣
猛看薦飄猛聽妓叫廬內驟走出一蒼頭一漢子趁
上不依分說把蒼頭踢翻罵道空手幹好事汝濃皮
何等大胆早遇傍人來助亂顛亂推洒拳如篩原來
有箇管場男子備這等之變世呼這漢曰牛居士欽
按此職極賤非人所為便牛馬視之之自又按職幹
干野亦牧牛馬義之所名因憶所嘗聞遊此場者謂
之野宜併考焉
晝三者通晝夜賣之名夜發則唯夜是鬻世有二八
蕎麵者又有夜發蕎麵者二八亦連晝夜賣之而夜

發亦唯夜是當可知世有夜發女即然後有夜發蕎
麵夜發之名亦舊哉聞二八者昉于寬文四年距今
百七十三年河漏之繁昌爰極又有手打者蓋出於
二八之後其製精細家亦從華器亦從潔愈出愈精
益多益行而此二家雖連晝夜賣夜則以亥時為限
是所以有夜發也乃夜發亦出鬻裝作兩擔擔頭懸
鈴鐺送响循行鳴售因又呼風鈴蕎麵東市西井
郭外橋頭揮月鳴雨莫處不鳴風鈴亦賤品位屬下
等乃其有夜發之名不止夜賣彼此同品以其似極
似然矣嗚呼之二物色食之最輕者猶且繁昌至此

聖人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宜哉

演武場

古人言北斗為兵象而此方地形自然似焉乃我俗
老武所以字內魚比也蓋然矣聞軍陣之法起於
神武帝然初立五陣後作七陣蓋亦原陰陽五行以
寓二五之妙用也逮神后之朝漢人來獻太公
八陣法后以其書傳之應神帝然帝
以為後世或為亂人資乃臨崩火其書為灰燼之後
因祠帝為軍神世必謂八幡宮是也後吉備公
入唐受陣法婦亦未傳之世而薨及至醍醐帝

故遣大江維時求之于唐實延長元年也維時歸朝傳之其家乃至六世孫匡房蒙勅傳之源義家爾來子孫相受傳之於源氏云輒近兵家者流駢出訓練立教弓馬為家槍劍作法威也哉其講兵乎治世為官於郭外四方置弓場設馬埭有壬有林士大夫往執射執御講習是極御不矢馳發矢如破騎射最為壯觀蓋聞國初天照帝創造弓矢弓曰天鹿兕矢曰天羽其品有四曰座陣曰發向曰護持曰治世及至神武帝製作始備然後未武人隨意出弓有重藤側赤塗籠藤三所藤等名目矢

有雁股墓目神頭上指鏑等品數而騎射三科曰笠掛曰犬射曰流鏑馬且遠馳馬曰櫻狩千里馳至六百里之遠連發箭曰大矢數發及九千之多槍亦振古有之然用之之威蓋自楠氏其品有直槍管槍鏢鍵十字太身丹槍等之別雉刀亦屬槍女人多用之且使棒揮鎌拋鎗投石其他武用莫弗悉備莫弗盡課獨至劍術則庶人亦得學之是以劍家立門分派其流殊夥武備志亦收我新影流劍法可見夥而且術之精練然而術中原有居合起合之方本末相須為用然後世分為二乃居合亦別列武之一科弓馬鎗

刀家、流々競磨其術、爭琢其法、何其盛也。然猶世
之慣治間、有武而文者、乃其歲首之會、亦劬文家、叢
會聘妓、佐酒、按曲、撒興、思夫有武者、必有文、豈不示
以柔能制剛之理耶、非欤。

先生儀服、警咳上場、羣弟子以次上前、嗑頭、道杖履
万福、康健迎春奉祝、々々叢會照例、好是新晴奉賀、
々々一々礼畢、反位、只見一人抽班、進出道、請衆位
兄弟誰肯一刀見誨、一人應聲跳出、道取請、々々二
箇一拜了、並把朴刀相迎、一來一往、一鑽一閃、大吃
小叱、刀声叮々、鬪了三二十合、勝負未分、間但看一

位粉頭整々擺々蓮步來進、向先生長揖、道今日万
福依舊賜招、多々奉謝、青盼帶喜、紅頰堆笑、恰是武
庫降天女、劍山迎觀音、一坐呆得魂飛魄飄、那二箇
爭免不半軟足、柔扭々捏々立站不穩、先生道好々
舍之曷必論勝負、刀頭殊銳、足見平生練磨、好々
快飲祝酒、暢達春襟、早者排筵席、陳杯盤、粉頭轉鶯
聲唱一齣賀曲、一稱三嘆、先生撥々已無算爵酒酣
興濃、一人攘臂起舞、衆皆彈長鈇、打節、遂卒杯盤狼
藉、或操刀牽絲、寫春駒舞、或冒武面、試惡玉踊、
只見粉頭揭起紅袖、抽出玉臂、左手先拈一指、預保

先

春駒惡玉
並舞名

子孫相嗣綿々不絶今至十餘世世住在京師江
戶則以乏其植故古無業此者及近歲漸有而漸盛
繁昌都之勢然矣今乃寶來氏龍山通稱為名工其人
賦性淡泊甚有雅致河濱之陶不窳雖非同日之論
器因人成之理者一也乃以自然見良之故需者極
多然其造甚少是以常貧亦龍山所以為龍山其舖
在淺草馬道街以厭雜道寓金龍山中入丸堂令二
弟子右六左六者本舖近日名益高以天保甲午歲
官賜台觀可謂名不虛手嘗戲題其所造風爐有二
聯贊以證古無之物今莫不有焉

代僕親吹火

学仙坐起風

須烹新葉茗

曾吸落花風

二十五絃

十五絃三味線之行其伎為業者瞽師曰檢校曰勾
堂曰何曰何其流曰山田曰生田曰誰曰誰互立門
戶各爭微妙女師其流長歌也豐後也又何又何每
街潤門前篇所謂楊花者亦其一也然而琴瑟古矣
世會之者少去冬優入市川九藏自浪華帰善彈二
十五絃是古所謂瑟也言長崎行中亦学但以其為
最古故曲調甚少因就予請製新詞予乃賦此付之

亦昔日無之物莫復不有之一記證嗚呼如彼九藏
為三郎我取翰林一官應得百文錢一般巴調獨有
慚於謫仙

續長恨歌

玉容寂莫淚痕新只記長生殿裏春一股金釵寄作
信三郎底車老風塵
鞞鼓裏天動帝宸娥眉委地馬嵬塵當時為擔三千
寵別恨長牽在一身
三世誓成歸帝都九華帳裏夢魂孤多情要走人間
上不似嫦娥負老奴

紅塵長隔白雲卿金鑰重鎖玉房堪恨方家欠手
段致魂不使見君王

為為雀犬鶴

昔者孟軻氏稱齊之繁昌鷄鳴狗吠以證其盛可想
矣江都夷類之萃珍禽奇獸姑舍焉為極多舞雀極
多躍為儘多鳴犬儘多吠夫以此為繁會之證也則
豈不太平之一大禱證乎漢土自古麟鳳為祥然彼
則以少見罕出為祥此則以多見極蕃為瑞然而彼
方五代之際麟鳳多萃于蜀歐陽氏論之以為多出
非瑞物也便彼以多為非祥而我則以多為瑞多

益祥蕃、愈瑞乃今之治平以予言之勝堯世遠矣
此種之蕃比之鳳皇來儀可也何必仁麟靈鳳然祥
瑞論之哉

數鷲衝雲戾空盤舞一番鳴一鳴道快、好天氣富
士山頂半點沒雲哩嗚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風
十雨生此太平世三市五街朝此繁昌天我與汝皆
幸、豈不福高運好諺云謂江戸人倒於食屠肆歲
增酒店月息剗齋殘歲又飽又饜我輩莫一鷲不得
兩殊喜近年鰻鱺店之繁山鯨棚之昌食足神王使
食指不暇動可憐山翟澤雉與我同是鳥類却是年

中乏餌一飲一啄平生多飢豈遑擇食如鰻鱺連香
不能聞且如猪鹿肉却是山澤今為飢饉嗚呼世自
古言鳳凰、自我言之何必算德那輩獨珍西土
深藏高举何不向東方一出見德樵不來繁昌之味
至死無識何等愚真凡鳥、他言非竹實不食
咄、竹實帶何風味豈如豆腐厚味堂下街間一
婢携竹籃呆、來過我處一顧一睨咸道好東西油
豆盛得有數爭嚷一會待我述汝往一老鷲道汝等
不要爭那婢山出田舎婢始出都
俗呼山出取之容易探囊中物一般
一鷲足便叫一小鷲往汝欽哉他直倒翼說時逢那

時早囊中之物早已掠取上喙那婢吃驚一跌滿頰
潮紅仰空怨望衆鳥一齊撫翼哄笑老鸞道凡物欠
兩全繁昌世間物漸小值漸貴比五十年前油豆腐
亦未減過半喫着不足時聽蓬風起四方八面風
筆冲空鸞等掩耳道又直又雜然可謂絃繁昌天鳴
太平世奇觀々々那邊教大風筆係貴公子等頑爽
何等豪奢頑弄倦來剪絲任飛一日一兩千里無迹
自非此間如何得見殊嘍々々但比夏天烽火鬧天
震空時々使我驚殺猶好々々
一箇屋上鳥對鳥道近頃如何有獲否一鳥道多獲

多食每日十分飽了却是患下利顰蹙道又送通氣
好々前頭那士頭上便好一直起身向他頂門上點
撒下士吃驚望天摸頭知為鳥屎滿心歡喜微笑
道常言為鳥糞死其人造化妙々心願成就今歲可
期先刻算命先生言今年春夏交運極旺猶且須竭
人力助天命如然諸事万端莫不如意想此占是也
為擲揄道痴奴愚漢世間多是此蠢脊肩諂笑舐痔
吮瘍脫使那曹蠢兒誤升干公以貨動以媚從諸事
万端莫不如愚將不潔汗西子於心不安吾一々擇
此輩頂門當廁穢過高望低瞰聽得笛声亮々箇虛

無僧有婆來過鳥道那人等並是武門不遇之士忠不
事二君孝不忝祖先悲歌慷慨寄迹禪門英傑莫非
其人去年一件亦足以振士風安流之使不得使不
得好後邊紫衣僧至那悉上亦好僧其頭士其
心粧武樣戾佛意擊跪曲拳捨身武門且平昔甘受
後庭之汗吾屎却是清淨時見白鳥一隻翩翩尋路
鳥道朝鮮鳥來仰空一嚇

數雀跳躍皆道可喜米艘百万今亦又派盛哉
官庫千瓦万壁長城也像富哉御藏前光景九十六
箇豪高高棟撲地鼎食鳴鐘聞當初那豪等先人倚

水賣茶何思今為此素封聞之寬永年間有井上喜
庵者言都下四箇豪商今各蓄三千金蓋驚其富也
何也驚想當日士富而商貧以不如今士亦富商亦
富欵嗚呼使他復起想應驚死三千金商今復孰算
之吾曹何福一啄万粒湊三農辛苦之膏濡一生遊
翼之味不棲都下安得此飽天恩可思可鳥而不
入乎一雀道昨晚一奇話知否那儒靜軒住在西福
寺西新堀之岸福寺後邊着那貧儒好笑那儒昨晚
殘坊在新買米大約可二外緒以携婦可憐褚底有穿
粒漏玉他曹不省呆吟詩行我尾之隨漏隨啄

大槩喫着、二合許、他比到門方纔覺悟、顧我嚇喃、
自恨真箇化僧錯、撒鉢米樣子也似好笑、一雀
道、那方一院南燭極多想、熟盞一遊、嘗新一雀道、敗
、我已檢之、今度和尚極吝燭子、纔紅早已一枝、
袋罩去、無復看半粒、秃駝那厮、不唯不分鉢米、却更
奪我食、連自己欠賞觀、一雀道、世間守錢奴、正是
何獨那厮時看、兼鳥人執竿、悄悄伺去、雀等認得、錯
愕決飛、

有坐豎前脚、呆然望空、有起揚後脚、跑土為勢、有悄
、向側屈腰、撒屎有步、嗅過揭一脚、溺或伏地貼、

首或把身、投地昏、引睡轉、自娛曲臂、扒蟲使、喙
驅、蠅黑白赤駁、羣犬聚而居、烏者一小厮、摩去叫声
白来、白突起、惶忙搖尾、走進赤黑相顧、道他造
化、又見招必定好餌、白去未多時、浪、還衆犬看時、
看他面上黑、抹畫双眉、相視哄笑、白歎口氣、道也
被那厮騙、自非經數兩、此墨爭、輒消叱復、幾日為人
笑具、又聞急叫黑来、黑顧白道、今番造化、運我
不知飽何東西、吾生得黑身、一生免畫眉之弃、急速
尋声去、何思那人家、叫他侍小兒、溺投些煨薯皮、為
報黑快、失意還、只着赤一声、叫了錯愕、跳避道、叱

浣皮這首幾番使我吃驚前日迄今未消白笑道今番造化運汝

縞衣女裳翼如車輪長鳴一聲鶴踏祥雲翩颺回舞東翔西翺吃一驚道吾不來儀纔可百年何思這等更益繁昌前回吾來深川本所並是大半汙菜人烟布疎草棘荒涼只看野水之縱橫不思大藩劇街為此都會殊驚根岸向島並為此繁鬧後世可畏焉知來年不如今不意教坊女師若是添多筆道師匠若是加多卜賣先生街佛道場典衣舖骨董肆篋戶混堂若是增多醫亦夥儒亦夥但思徂徠死後無徂徠

雖多則多學醜德齊儒者與役者不異醫者與藝者甚似人物之卑風俗之改使鶴感時世之變想又百年而來更見何如繁昌吾將又來又來更看無窮之昌却思靜軒死後無靜軒他日誰記後之繁昌未知後來斯鄙儒天更生之否

靜軒居士卒

世人試思天地為原為始而果有果無我未可知其如何也况人物稟生于其間自有觀之則有自無觀之則無况乎身外之富貴眼前之貧賤榮枯也顯達也共是鏡花水月孰是非孰優劣吾將何耶吾將

何悲耶何也世人得之而驚失之而驚樂適來之時
悲適往之時甚矣人之不曉靜軒居士病劇遽然且
死妻哭倒在地搥胸道吾向說今年死謂前厄謂之厄
歲一為前厄
三為後厄庶幾禱禳除之子偏執不回今果難起豈不
遺憾且吾適汝未未掌觀子祭神念佛算起冥路必
定陷地獄受用多火苦子苦不為苦於妻子如何哉
居士微笑道死生有命神佛豈得私禱請免死世間
無復見死如然地獄亦甚閑暇天上亦甚寂寞且近
歲米價之昂人如無死天下益困思天先令我遊手
蠹國人等趁早結果了奪無用之口與有用之腹理

宜然且使吾免買米苦我亦自此安心豈不兩便且
吾佛緣之深年來衣食多依浮屠三千之佛孰不認
我八宗之祖孰不憐我我墮阿鼻他安束手坐視必
定拯之汝放心勿費思妻道恐不然子雖恃他自彼
言之亦可謂平昔剝佛箔居士道好々或不見援
一觀地獄變相不亦善乎劍山血池寫取為續篇以
付汝猶支數月之飢不但此已吾老州葦不能起家
不肖之責不孝之罪身受苦楚固其所也生無功德
死後為馬也其所為牛也其所牛馬受生孰與為貧
人孰與為浪人孰若為不肖不孝之子何為着此遺

憾獨所恨汝不幸何緣嫁我糟粕苦攻未報永為牛
衣中之訣我不無愧於汝夫婦之情我亦算免汝生
前之苦因遺言誠汝汝無姿色未滿四十世未必無
偶決不要守寡此字代休書立證任汝改嫁須擇箇
不解一字人才再醮託餘生他日之福果可期妻道
如他日姑舍目今家中沒一錢買棺材修好墓何如
處置居士道奪與與鐵原來吾所不欲然太平世間
不得不葬埋好汝須就親知人乞百文錢一投桐
棺三寸何苦難辨弟子近前道靜軒一家言十卷一
卷僅刻成經說多未定今而師逝如何便好弟子等

遺恨莫甚之居士道何恨何憾士君子之論蓋棺而
定吾今知免矣實行已立何問緒言如著本梓不梓
任兄等他日便宜但切誠勿值諱年刻遺稿書畫會
醮香奠以累交遊勿建碑銘誣功德諛墓中之我遂
歌曰

此生昔至自何來此死今歸何所回不生不死兮
我何樂不至不歸兮我曷哀

妻便拊盆兒便鼓碗弟子皆舞嗚呼樂哉以天保七
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一寺則小石川西岸寺
是也宗肯代淨土宗決非耶蘇宗也只聽門前喧

関米商為第一番連書賈薪商古衣賈菜根商一齊
闌入並供薄證債催促爭先家人狼狽不知所措居
士在棺中忍不住叫声靜軒今日實死不復以外出
騙君等連罪連償自此休

西國獲猩

天保六年猩自西國至出半量奇小漢村可謂珍也按此物古
未詳其果有否今安辨其真假但不止頭髮連眉毛
皆赤真異物真奇種善舞善歌善言善飲而我邦
自古為禱物也散樂中有猩舞乃賀筵慶席演此
祝之於戲此世而出此物我雖未知其真偽何如要

亦為太平之祥可也為繁昌之瑞可也古語云猩
笑猩靜軒亦笑靜軒笑投筆云

後序

韓氏言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為書為書者
皆所為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予謂此則古聖賢
人以道自任者之所為非是此等人所宜為法則也
後世又有憤世而為之有傷時而為之是亦君子之
流也及世愈降為者不復如古其為大槩不為名則
為利是皆鄙事非君子所為也而憤世之為自然不
免荒誕不經自放者有焉傷時之為窮愁幽思不得

不洩其良者有焉然而間庶幾於道之言使讀者興起也亦有之至為名者則博記遠索摭古證今而自衛於為利者則奇幻百出架空構虛而極謔為名者安得一言之庶幾况為利者乎然猶孺子之歌夫子有取焉陽貨之言孟軻氏引焉要亦在讀者之如何也爾則謂荒誕為高謂窮愁為驕驚其博愛其謔也亦不無矣予為斯篇非憤世傷時也固矣又非為名也唯出乎射利之為而已其既已射利曷名之顧為既已名之不顧何物不可筆之何事不可寫之亦有荒誕之語亦有窮愁之辭間亦有摭古證今者然作

者以為世之驚不驚人愛不愛毫無損益於已豈善戲諱直諱而已要利而已而讀者觀其荒誕也或誤謂是憤世之為觀其窮愁也或誤謂是傷時之為不然也則又或誤謂是全係售名之為吁今世何憤之有今時何傷之有但是射利又何暇繳名也然而利亦有分有大矣有小矣占大利者一生受福澤溢子孫射小利者眼前救急醜累一生然而大利也者則亦非售名者也難獲矣何也名利相須也古人云汲於名者猶汲於利便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然而世人觀其言即謂斯學而君子也斯德而賢

人也公卑辭聘之卿厚禮招之士庶執質爭舞門下
乃其人儼然跨馬帶僕其往濟其還皇人望其
塵曰盛也哉名勢耀世金玉萃堂買田遺子購宅棲
妾我雖未知其果為賢人君子否一生受福澤貽子
孫果有之而生也榮死也哀天下莫不惜之弟子銘
其德傳之於不朽我故曰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
如射小利名亦從小矣世人讀其語便謂鄙矣斯人
放矣斯人君子何肯為之非儒者所為也公舉卿唾
士庶過其門怨流其醜嗟夫生前之福孰不欲之身
後之名孰不欲之車馬盈門人所欲也金玉萃堂情

所欲也猶且舍此取彼不忍之於眼前而一生之福
自損焉不暇顧於其求之者為失之之始誠可憐也
哉予乃今大悔且愧而自憐是斯篇所以閣筆於此
江戶之繁昌豈此而盡焉乎或曰子既悔之豈其心
亦將欲自今射大利而繳大名而得跨馬帶僕田遺
子宅棲妾之實耶則陋矣曰陋矣汲汲於名猶汲汲
於利學道然未免置意乎斯二者間安得稱賢人君
子又不足以語學者也其既悔小利之唾惡做大利
之嚮哉且我愧之耻於我影林下吞聲當穴獨善其
身而默以自樂者也耳彼跨馬帶僕者與我是此

840
6
13

等、人何耻、他之為、乃將欲自、今亦為默、而已矣、或
又曰、道在於我、然不得其時、猶默、而可、耶曰、亦默
哉、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衰世之言也、聖賢之任
也、分則道行、干上、而学行、干下、今之太平、今之繁昌
有、何、所、言、而、書、之、哉、且、借、以、今、為、衰、吾、固、此、是、等、人
猶、尚、宜、默、矣、嗚呼、既已、悔、之、度、幾、後、來、外、彼、二、者
然、為、大、平、繁、昌、中、之、一、默、君、子、耳

繁昌記五篇終

繁昌記

六篇

840
6
1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江戸繁昌記 6巻』 請求記号 840-13

ガラス使用

繁昌後記初篇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天堂地獄將為有耶將為無耶為無即無為有即有
乃佛家亦有大小二乘之別以有無為要以其不可
究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已有之一念之動不
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陷地獄蓋心外無天
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
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
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戒乎哉天保九年臘
八之後居士為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根岸憲助氏委託本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顧笑生前苦片
之三途婆心至死未休勸善懲惡筆以為後記嗟夫
三界万靈幸有取焉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
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
等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
曰焦熱七曰木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每
一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三十八
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懷害心若適相見如獵者逢

鹿各以鉄爪毆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厨者
屠魚肉涼氣來吹尋活如故歛然復起如前受苦或
云空中有声音此諸有情可還等活或云獄卒以鉄
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虛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焉

都俗謂虛誕曰吹法螺按
法華經云吹大法螺

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獵者逢鹿汲
奔役馳慾心互毆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
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萎茶到夜方纔休歇睡夢
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声鴉叫啞々便此諸有欲
歛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閻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
黑繩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卧、繫鉄地、以、繫鉄
繩、縱橫縛身、以、繫鉄、斧、隨繩、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
百千段、屢々散在、有、熱、鑊、罪人、令、負、鉄山、從、繩上
行、遙、落、鉄鑊、摧、煮、无、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錢、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
巧、不、落、鉄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
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黑、繩
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眷、累、
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六

日、以、度、一、月、噫、累、負、山、活、行、繩、居、士、生、前、陷、黑、繩
亦、又、矣、
衆、合、在、黑、繩、下、諸、獄、卒、執、器、杖、驅、令、入、山、間、是、時
兩、山、迫、來、合、押、身、體、摧、碎、血、流、滿、地、又、有、熱、江、漂、罪
人、有、身、泥、沒、如、重、石、者、有、舉、手、向、天、號、哭、者、又、受、大
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
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
在、地、眼、送、秋、波、瞧、罪、人、叫、聲、何、不、來、道、何、不、來、抱、罪
人、見、了、欲、火、愈、熾、着、地、復、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
得、適、見、女、在、樹、我、下、汝、上、汝、上、我、下、

看來諸貧人沉沒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舉
手哭沒有救之時月衆債來責圍繞迫促不止兩
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閻魔
面誰抱鬼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
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惑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玉
顏立見之於前裏見之於軀豈為異彼樹頭婦女
予嘗喻一情人曰經云外雖施端嚴相內唯聚諸
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捐捨家
間經一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腫脹色變青瘀臭爛
皮穿膿流魚量虫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六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手足觸體各異在處風吹日
曝雨灌霜封遂腐朽碎末與塵土相和故止觀云
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慾心都罷如不見
糞猶能噉飯忽聞臭氣即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
雖復高眉翠眼皓齒丹唇如一聚屎粉覆其上願
子觀此相除惑抱臭骸為快樂不亦愚與情人哂
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羞醜俱屬瓶糞兼
媼妍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二乃與其嗜鹽女
寧撫毛播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欤予嘆曰無緣
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叫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
惡聲射罪人或駢入猛炎鐵室或以鉗開口而灌洋
銅或以熱鐵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
鳥在籠叫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
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叫絕喚並使人樂而我則
甚苦焉八人藝師叫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千
番牌事並見前亦苦也哉肩樂夫之前叫後喚車刀子
之軒叫輕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叫化夕而擔郎
喚油晝則叫醴叫錫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麥喚汁
粉叫歌曲叫按六晝間叫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六

茶飯創於迎年並是苦声苦叫夜發女郎喚月寒
念佛衲叫霜不亦苦叫乎寡婦寒雨賣煨薯孤叟
夜聖鬻大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叫煨身將凍名
喚福人欲餓真是大叫喚聽者孰不哀焉彼則固
苦矣又使我淚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
飢這箇貧儒叫喚地則重矣
人之遊樵門豪家而獻媚者其陪筵フシキ磕頭一盃聳
眉三盃羹新出又幾盃繪更來又幾杯家姐按曲
喝采中又復數杯其人已如泥矣不能復飲也盃
來則偷寫之別碗又寫又寫滿碗酒滄侍女瞧着

道碗中莫生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罽容懸物爲
纏頭容拜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爲既而宴罷卒
不能起也扶上肩輿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叫妻煎湯藥叫妾打頭痛昏睡一
場翌日未醒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費苦不可
言也先服解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遭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矣戴石
而出脚浪々眼昏昏至則酒已酣卸石倒拜頭末
擡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接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六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舖待兌數
銀子照管反覆點檢曰謝這等物件爭奈兌得難
值難值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葛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繁々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舖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思而時
大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辨置權待就伴中贖抽一著袍多嘴饒舌
不得不拜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拔与見拔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茹、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未吾貪人欲免得為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投罪人、臥熱鐵地上、或仰或覆、或置極熱鐵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五地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沒雨、天燒地焦、金燦石流、當下箇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憤躄倦、流汗如漿、欲僵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一官為羈吃這苦熱、明早上疏、斷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娛餘年、閑雲野鶴、可以縱壑、青山綠水、可以洗風塵、主意已定、放衙歸第、上廳則四方請謁、黃陳白列、至堂則盈為入室、則滿為於、是乎翻然變卦、曰侯來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苦無間、隙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有十八隔刀林、周匝四角、有四銅狗、身四十由旬、眼如電、牙如劍、齒如刀、舌如鐵、前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喻、有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迸散。

鉄丸鈎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滿、阿鼻城、又城
内七鉄幢、頭火踊、猶如沸泉、云々、八万億千苦中、
苦者集在此中、又云前七大地獄及別處一切諸苦、
以爲一分、阿鼻地獄一千倍勝、乃此獄罪人見焦熱
獄人、如見他、他自在天處、

居士在娑婆、嘗嘆曰、吾人寒素、雖然苦乎、幸生繁
昌地方、啜太平之餘澤、乃有拔衣之苦、未至凍死、
有乏米之患、未及餓芋、雖貸有舍、雖敝有褐、飯砵
有茶碗、有較、他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猶勝万
万、但不幸、幼而失怙、一生無父、愚而守節、沒世無

君無師、故無學、無父、故無錢、顧与乞丐一問耳、既
而又嘆曰、仰上面等、差固無限、下面亦不無些等、
差想、他乞丐上面、仰我、猶如自在天處、適丐人過
門、冷笑曰、井蛙不知大海之廣、獄卒豈知天上之
樂、天下除我們外、並苦人、再並惱人、再於利見、拮
於名爲縛、寵亦若驚、辱亦若驚、喜懼一得失之
間、寒水凍心、炎炭燒腸、吁、名爲何物、利、所得幾、經
筭、營運、抵死不悟、哀、夫子把物件、誇我、尤好笑、有
物、有則畢竟累殺、汝來何若、我幕天席地之無物、
既已無衣、免典贖之苦、既已無寵、省薪水之勞、無

求無欲脫桔解縛無苦無惱忘寵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水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往意來起卧只心所適茫茫堪爽孰得我自由自
在復何樂加之怎著句苦字可憐汝一生晝則奔
走雋講夜則勉強讀書將撒虛名湊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刻意受苦無間豈不哀歎但其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盍未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大地獄靜軒有詩證
活々声中死復獲黑繩鉄笄伏冥誅

山崑合迫江湯沸火裂燒來獄卒驅
炎熨爛腸遭獸噬峭寒刮骨見刀屠
小呼大喚有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說起那一千由旬繕那驛第一程有一坐山曰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潛一嶺却看攢翠尖
虛誕何唯疑佛說義皇曾登地山謙
一路極嶮四方極闊所在只聽見黃泉之聲雖然嶮
岨闇黑又沒肩輿可傭又沒賃馬可買連貴人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万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看見日光

只看個封侯跟々來過遇此嶮所怎生堪得一跌倒
地起不得苦楚掉淚吱吱的哭了隨後有個人傾
著耳躲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侯顧着時
誰思生時所罷宰臣某也叱道你猶來累我麼寡人
暗弱從頭被你騙起遠賢近佞又淫色又溺酒剝剝
立制苛察徵稅上壞祖宗之法下傷庶民之生因縮
了命數大折棄館及至蓋棺方總覺悟奈一旦命絕

六

百悔難追今乃陷此未知向來喫着什麼苦宰臣聽
說且慚且泣嗑頭道臣實知罪砍身做万段猶不足
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之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
冥路待到那琰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天大罪過擔
當誰一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原聞人將死其
言善况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万却受楚不
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
我起之在我權比前朝發起吐氣好生將世子只啗
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痴之
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士放了只得便腹心

某等在朝登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臣滿
心歡喜氣焰極熱何等一夕染邪寒往熱來生已受
了阿鼻之苦藥力不效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
頼神救不得隨即走人中山在總奉百金乞妙禱畢
怎死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
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
塚呻吟沒有個省病想早晚陸續來到且疫神言我
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茲邪之魂不多時將一齊並
頭發解去公少歇息待他們來使大家扈從去豈不
好說未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來到赫

得君臣魂飛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
在城心叫苦衆並叫道知麼剝剝有報罪網羊脫爲
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封內某村
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衆小戶伏衙乞哀你
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刻立威
遂使闔封民庶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怨豈滅
我衆唾手扼腕待你等又理快受報一齊待下手慌
得一人手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君臣
宜受報還是尊卑之別請看鮓面饒之衆怒嘴道幽
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陷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挺万棒
乱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二
佛涅槃屎滾尿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呆々的來到好像捉對
蚕蛾死也不放正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郎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比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走幾多山河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聞兩家

六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為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不趁早央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恋父母知之爭怎不托依其意兩家
遂結親永許為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藕生
工夫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階捺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不無個手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鳶冲了雲來隨即伸手跨去一逕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嘗賽功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鳶得能到那層天麼且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声是知風箏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未必然

詩云鶴鳴九臯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便待晏
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吓霹靂裂
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恙把你我立地聾了郎
道聞之北溟有大魚曰鯤他采海氣之運將徙南溟
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來駕着下去豈不安穩
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郎尋思一會拊脾道
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必託生一蓮內
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塊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
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
生

六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陷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
多人記得枉無辜討功賞啗重賂放大罪又罔上又
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及汝因果應報
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且前路遇多少冤家
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人喝道記不記你
戴着上威鞭笞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
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
遭個人遮闌一拳早來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拳
來待右走還是有人拳來七拳八臂臂來拳往真箇
春餅一樣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看個壯夫慌忙

忙跑到喝一声並把冤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
豎大家抵堂不過四散五走者々影也沒有壯夫忙
向吏磕頭道堂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
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者時
者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所措恰好遇
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罹
難着々待死請煩國手幸賜岳憐太醫回道好々職
係司命何惜此乎上前來診一診了向夫道病家有
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声回道其實這般如是醫吃
驚道吓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六

補却下君臣倒處帝王錯劇事雖異死則一應報思
不免推知冤家在途待我如何總好顧夫欠身道緩
急煩國手幸賜垂憐

個道學先生靜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攀
手來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
了嘆道這箇甚處正知身已即世魂怎不之魄怎不
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
有地獄生時只思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為善誰知黃泉之底果然開此鬼程子云
學者於秋氏之說直須如淫声羞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嘗閱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
程朱如有靈願救出願救出并空磕頭并了數番顧
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潜龍可終死用思我爲
儒來口說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
不爲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
地獄說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歲之上詠我
今日聞靜軒亦死不遠必至好生待他來議一議豈
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取佛說不甚排叙氏或
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下淨土去且他原來舊主
見棄以浮浪無依之故權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六

人再羞儒字不肯入我夥或來亦恐不與我商議戮
力果來果不來尋思一會拍乎道果來與彼所著繁
昌記諧謔無禮極口罵也果然獲罪於聖人雖佞佛
云天豈容之忽聽得警磬一聲顧時看個昏生站住
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靜軒雖死罪業未滅今且
續筆後記益不容易來矣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
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大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育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輕罪者涉。為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為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人並憚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番岸上有一大木。曰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懸衣翁。有個姬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上。岸奪衣。交翁翁。兼懸之。樹抄是。所以有懸衣之名。看那岸邊。三個相依歇脚。一個吝錢的。富翁。一個貪色的。蕩子。一個則貪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君羸毀。殊甚。不知何病。大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六

便是。小可在世。甚愛色。極多。淫婚配十數。並都踰殺去了。其間。東家竊香。西舍拈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翁道。咄。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麼。私售色。都人字。曰地獄。原來隱語。繁昌記。吉原之條。所謂人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与。然其據山林。屬佛在。垂之時。今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信之盛衰。近歲私勝。公。戊戌十二月。官下令。緝捕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樓賣者出途次扯着行人告訴
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困買藥錢
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迫飢遭
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
漸多今皆見逐未逐間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
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
當不得遂漸漸贏了腎氣虛耗手柔脚軟到頭以驅
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勃起得立將軍柱一般
也似及到易簣猶記賤內抱着柱頭哭起了嗚呼之
聲在耳而身早沈此素聞嗜慾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色中偷人之妻最是大
罪乃邪淫之罪死受淫苦等身子羸毀到細小如針
方纔罷意前生樂我也在這東西向來苦我也在這
東西思宜趁早絕了本實先撇淫苦有方其如我何
哉因請煩尊手割之也可拔之也可願與我除此苦
根便揭起衣禪將那柱本朝着持來我觀一觀了就
摩頂放踵喝采道好東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
非尋斧鉞斧奈斷得豈我力所能聞老者不以筋力
為禮不敢不敢蕩子顧窮漢道請煩君君試拔窮漢
摩撫一遍嘆道箇將脫繩豈抽葱之比試拔一拔便

双手緊緊把住了一力拚命待抽蕩子顰了眉兒叫
苦道休扭休扭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
窮漢扭捏一會放手謝道碌碌梁材根蟠地軸爭怎
拔得據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
來蕩子道呖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
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
北斗米爛陳倉却是天資鄙吝穿履吃菲一生守錢
半文不花着錢貴於身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口
苛約立法羊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
數八也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六

買婢又畜僕乃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
一個算百金通計費上千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孰
君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
夫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妾思亦惜其費親尊絕人
髓蓋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期老來偶失守賤個妾始
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歡喜頑耍數
旬倏忽命隕乃百万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
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閑空幾夜過豈可
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不
可恨因請拙老權冒了君名字瞞過琰王吃多少之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
妙計小可這里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覺苦
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庶幾
身似針罷翁首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抑
不知子亦何病折了壯年漢道僕原來窮鬼近日遭
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
友並言目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
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窘窮洵然一声
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大還是所負幾千銀
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口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世人聞我死誰
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
哀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
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
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
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來照人
點立顧眄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
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頓地妓便緊緊揪住得
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汪汪掉落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
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算苦心典贖忍寒
送暖度婆之責姊妹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算臆計
手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僮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
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
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偕老之契
生怕難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
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哄我的又瞞神又弄
天孰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不水性哩郎臉紅
耳赤深々謝道我輩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

自然不能效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
意莫連骨兒成灰麼恐怕無緣伴卿效道如然怎麼
不縊郎道是亦非不思也聞救環者引了頸頭面貌
變樣莫認爲別人麼妓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
顏色或着爲他人妓道怎不郎道及即死所以不
敢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
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
一念一步漸向下面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
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少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万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
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
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禿驢並四話道
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
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抑亦
豈莫誠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
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色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
為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
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吹一声。粧佛相而出。
那時客已上前。聽和尚忙納頭拜了。上肩仰之。何計

平昔所畏。理寺侯某也。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
不醒。聞侯偶的。逼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
唬死。莫不師等。麼秃驢。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
不這等。小胆哩。
金光照幽叟。寶氣鎮河馮。
究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色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色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雨又

像金龍橫瀾孝子忠臣仁人義士簇々跋過門中一人凭着欄干喝米道錦帶橋雖美爭看這等佳麗矢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構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鬧熱則鬧熱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觀這般美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笄也簪也烟筒也諸凡金貝照輕重還其值舉收之于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羨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長物當時使他打造這般橋乃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

有這樣物偷兒這里束手看々又鑽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偽幣免不得在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當初此方如那相公打壞大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羨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財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堂幾万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巧謂不患貧患不均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徒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世豈得不

腐儒廢

幾個催行鬼跼住岸邊點了橋上躡的人等個鬼說
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
執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赫
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益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
哉天不假年並早即世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
隻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忘勞奉養唯
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遺躰未曾虧行辱名
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
看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報家

六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保上壽而死想那們
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不壽蓋係時運
所在佛菩薩來迎趁早教他斷輪回生佛界那老僧
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
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賣嘴之鄙頓漸見
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入定不別設
坐場常言行住坐卧莫憂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堂
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煩爲如々不動處則
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做
士風取威勢况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每暇把鉢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可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叔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話不執考据不陷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履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爲仁義認人倫所以爲人倫由其道出其戶一般非如其徒誇諛博專事文藝放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其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戶盛僮

六

僕以術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非如其也外面矜持而行于微非如其也况豈肯爲託畫會化錢之流况爲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禪益世道功德不爲不多聞往時四十七義士來過打扮各樣各自執戟提槍整々堂々守隊上前橋尾橋頭觀看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唱采之声掀花出山翻三途河三途婆曾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勸平者真箇似家橋市村一標人物矮羊紀方二八不覺看得呆了肚裏暗想情願配那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尾細小爲親鸞身爲

妓開花以來小心陪客平等賣情使人並受利益
原來居其職不免撒些妄語未曾作設甚方便陷地
獄之業時向玉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厭色或受大
話刮刺熬得不謝落籍後糴染捨了身佛門個鬼校
口道可惜這等義良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配封
侯呼夫人也好嫁巨室稱繡人也甚好必定正內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我宜鮮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偕老取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襯衣多

少男女赤條々地叫寒叫凍着個罪人幾稱歛衣逐
一被棄下去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護寒婆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着親戚之飢不分些
半未遇明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雞膏披
鶴毛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解世之苦况單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一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叫
嬌兒掌炉火慢々の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還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此火氣寒力透了骨兒稟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將你身子

連皮剥來怎說句衣字婆又捉個小女兒為裸看得
腰下內裡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
私窻子麼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禪子女兒道
奴家亦豈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算敗
間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蘊之婆道與得罪剗閻寧熟
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四父母之心翁在
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叫声道吾婆憐小娘子鮮
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叫道老畜得非起了賊心
我及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禪子乾々奪下去了便
是露出那千人愛万人貪一件義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恐他評
堂下女兒双手掩着羞物羞々扭々俯地起不得婆
便推把一條布禪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聲有物
自空落婆吃驚看時看翁暈絕在地婆惶忙起來叫
翁醒一醒個催行鬼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
婆叫声道快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鬼便回身下岸
掬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
忙再去一掬來婆叫道休惶休惶鬼乃徐々移脚
步為一步好像鞠躬奉圭樣子婆急得叫道快接來
鬼叫道休惶休惶婆道快來快來鬼道休惶休惶一

時惶忙翁方纔醒人向二人道休惶休惶鬼道險些
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々墜
慣不足掛貴意便待依舊攀樹去婆一力把翁拽倒
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羞物忽起了慾心露
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
了甚處棄了一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起身來走
一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
氣婆叫道潑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潑皮老死
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鬼急遮住了道休々
々常言道夫婦執事狗兒也不吃着外欠躰面內妨

衣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看數個
罪人簇々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力脫下還是腰
間不掛着內衫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你薄
命生嘗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遣忍看
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兀自沒有寒色婆道
咄快活你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一擲百万呼駢叫
泉不知在場中爲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
襖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
速去說到這地欠婆躰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允
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看這般尤物便道

你筋骨不凡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暫時留脚幫婆家務麼依婆說闔主面前替你方便某叩謝道得此擡舉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聲叫道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託事瞞過乃翁莫露出醜態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不得婆拾頭喝道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我眼未白使不得使不得一時後羊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悄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羊翠碧翠

間有一所塞關曰業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衙上前面幾條祭戟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看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士人必定解刀法槍術試使一刀來便叫個小吏鬼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精粗試了一番取證耳休謙休謙早看小鬼拈條朴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爭怎敵得小鬼叱道你果士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士禮待法外打去看血徒取苦豈如試一刀士人堪
不住促迫方纔起身取扑刀上進叱咤一声未交數
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胆你待瞞過
我官吏去麼你何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
紅了臉兒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某爲士則士但只
思太平之世劍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
不曾學一手頭自道一手不學猶拔刀是何理士人
道是亦優孟衣冠不過假之粧武風頭目笑起叫一
箇道你誠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
道在下平昔所學專一主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請辭頭目云論
理正是但是以此證之關法何在在講一句來個吏
早捧着各冊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
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認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
從還是進取之階梯不過藉以粧外面豈暇爲之日
夜走權門乞抬拳務撒人事枉買人情外疲奔走內
困消之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
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二
而一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甚奈何廢
之吁以你們拜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可

嘆二人叩頭道罪當萬生願得一生再疲奔走個罪人蹲下告訴道某地高某死在某日月小吏便放在算盤道試算一算來高笑道對帳步算是係小高家事業在下原來個豪高這等物未曾上手裏過不知乘除爲何也身爲高買富等封侯罩了陶朱架了倚傾穿錦吃王養翠畜紅公候亦不凭着我的生活不得况大夫况士今日士大夫比我高買賤已數等官等如不信誠去人問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方住了大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別莊幾所府庫數万乃埋葬之日把万金殮把現藏

六

在某土中請幸不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未了頭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々君放心琰王帳前從宜方便好々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便拉高上了後堂實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壺撤桌陪侍排筵献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婆婆世界近日有何奇實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々奉話大坂之賊某來飢嘯聚一時間鬧天鬧地豈不大奇事然無幾伏誅嗣後畿內之民六時舞蹈不知何原故並廢衣食沒不個在顛家々剪錦個々裁繡飄紅揮綠競奇鬪美乃入京地億万段足剪裁用盡沒個

840
6
13

遺帛豈不亦開天翻地謂之跳々舞云真箇桓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帝土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比條氏之末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歛喜舞蹈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檢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主
人道江戸何如賓道有々話入港小鬼忙々跑来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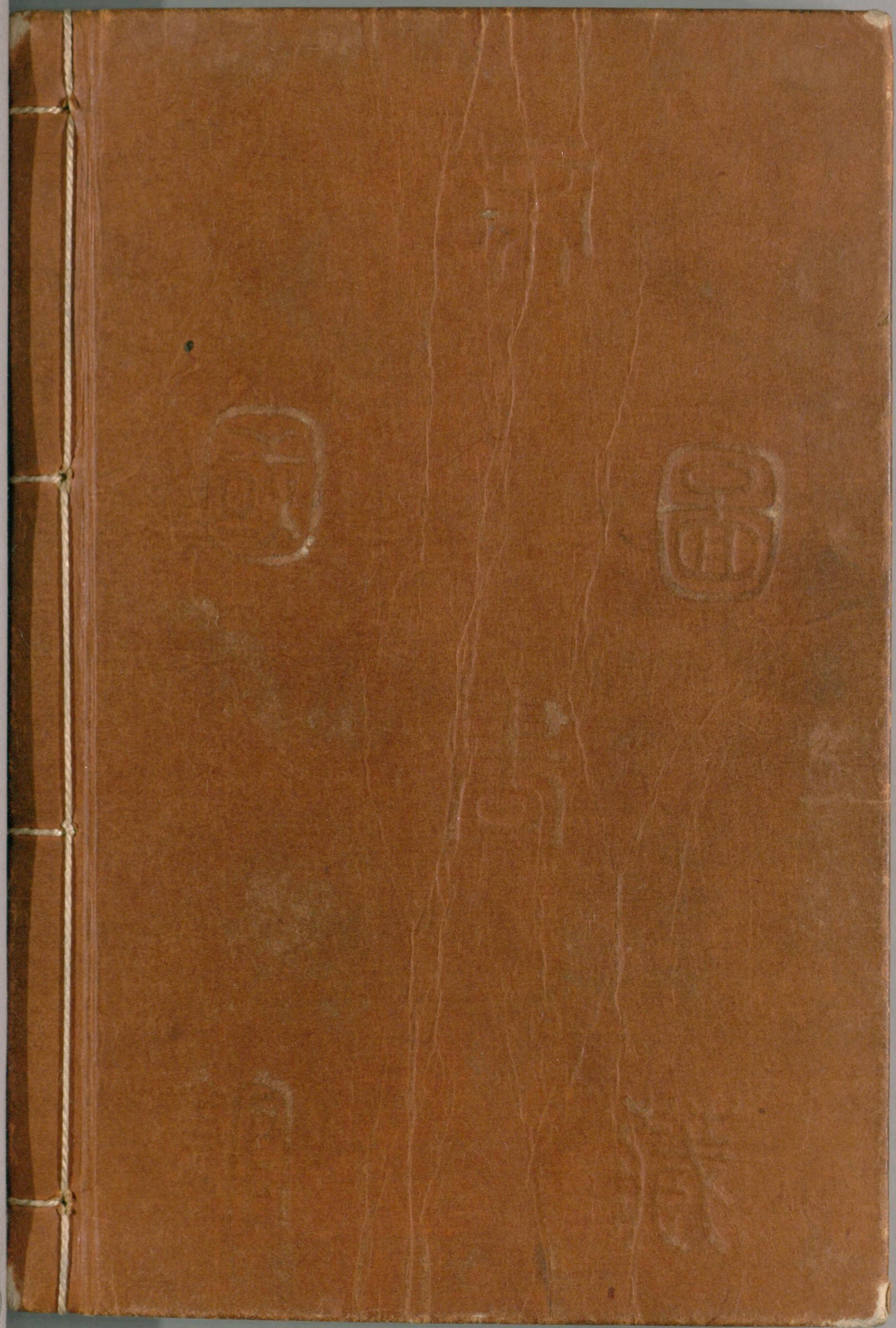
六

840
△3
1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江戸繁昌記 6巻』 請求記号 840-1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江戸繁昌記 6巻』 請求記号 840-13

ガラス使用